

## 试论马江之战福建水师失败的原因

马洪林 元曙冬

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56分,距福州20公里的马江江面上,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的法国远东舰队,突然袭击清朝的福建水师,次日又用重炮轰毁了洋务派惨淡经营了近二十年的马尾造船厂。这是近代史上中国拥有新式兵船以来第一次与外国侵略者的水上战争。这次马江之战是以福建水师的惨败和中国遭到空前的凌辱载入史册的。福建水师是当时中国除北洋水师、南洋水师以外最大的一支海军,为什么在短短的半小时之内就全军覆没了呢?透过这一战役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逆光,激发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热爱伟大祖国的精神力量。

### 一、“静以待之”,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十九世纪80年代,法国金融资本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大资产阶级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政策,诚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sup>①</sup>在亚洲,越南、中国就成了它觊觎的主要目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立即抽调侵华法军三千五百名,全力进攻越南,不久就在越南南部建立了一块殖民地,控制了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法国侵略者是以霸占越南为前奏,进而梦想“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sup>②</sup>所以“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sup>③</sup>息息相关的命运,使中越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侵略者,打乱了法国侵略亚洲的日程表。法国为摆脱失败的困境,悍然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884年5月11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法国政府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满足了法国侵略者一部分要求。而法国海军将领孤拔和利士比趁谈判机会,已经“遍查中国沿海防务”,窥测出“闽、粤、江、浙,罅隙颇多”<sup>④</sup>,重新确定了军事进攻的重点和方面。

6月22日,法军进攻越南北黎的观音桥,被清军击退。法国反诬中国“破坏”条约,无理要清政府赔偿兵费两万万五千万法郎,并扬言要派海军进攻中国本土。接着,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从巴黎发来了给孤拔的训令:“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sup>⑤</sup>1884年7月中旬,法国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

② 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的复兴》,第169页。

③ 《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89页。

④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5第10页。

⑤ 《法同黄皮书·裴龙致孤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七)第225页。

海军提督孤拔借“游历”为名率舰队闯进了中国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在马尾的罗星塔附近和福建水师衙尾相对，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伴随着战争的步步升级，清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了。马江之战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慑于法国的淫威，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餉匱，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主和派甚至幻想不战而和。而主战派则认为：“闽省及浙之宁波，民强能战”<sup>②</sup>，力主一战。面对两派的意见争论，清政府的态度如何呢？此时清政府的腰杆虽早已被资本帝国主义强加于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压得佝偻歪斜，但法国侵略者的恣意骄悍，中国冲撞的危机，也加深了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清政府认为：“法人肆意要挟，无厌已甚”<sup>③</sup>，而对“法人诡计百出，欲以兵船来华，肆其要挟”，也表示“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sup>④</sup>所以决定加强海防力量，操练水师。光绪十年（1884年）夏，清廷给各将领的内容几乎都是“沿海各要隘，均宜严防”，“整顿防务，固结民心，实力防守，务臻严密，以期有备无患，不得稍有疏懈”。这时清政府还要求各省督抚，凡有兵轮船，专事操练，巡游洋面，专备战守。对主和派的李鸿章，李鸿章则主张“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sup>⑤</sup>由李鸿章全权负责马江之战之前清政府对法国的侵略行径确实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愤慨，对海防的危机也是忧心忡忡。

但是，马江之战前的清政府毕竟是刚刚被英法联军击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政府，它对帝国主义抱有极大的幻想和恐惧心理，所以就决定接受清政府不可能完全接受主战派“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的建议。<sup>⑥</sup>因此，当孤拔舰队已经驶入我闽江马尾港时，清政府在处理有关国际法问题上张皇失措，“好象是权威面前的门外汉——好象是寻常爱好平棋的大国国手对局一样”。<sup>⑦</sup>另一方面又下了“彼若不劫，我亦不发”<sup>⑧</sup>和“静以待之”<sup>⑨</sup>的命令。清政府的这一命令，等于放弃了福建水师掌握的先发制人的权利和时机。当时参加马江之战的双方舰队情况如下：法国有兵舰十二艘，共计一万四千五百余吨，其中有鱼雷艇一艘，中国方面共有兵舰十一艘，数量上少于法，其中九艘还是木制的，约计方量一百七十八吨。法国有兵员二千七百九十人，中国为一千二百人，比法少员六百。法舰装有六十六尊几乎全是重型的大炮，还有一些最新式的机关枪，中国船装有四十六尊炮，其中仅有少数是大口径的，此外还有一些装有旧式炮的船和一些装有武器的划船。显而易见，在双方兵力对比中，福建水师无论在武器、舰吨位、人员数量上都落后于法国舰队。闽海关税司法来格趾高气扬地说：“因为法舰都是最新造船技术的产物，它们的大炮是机械技术的结晶，它们的人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而挂龙旗的船，除了两三艘外，构造都很简单，而且式样沉重，其重量比法舰重。”<sup>⑩</sup>“法舰利如剃刀，而中国船如木桶”<sup>⑪</sup>。

① 李鸿章《海防兵单和餉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270页。  
② 《山西巡抚张之洞条陈防守方略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270页。  
③ 《军机处密寄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④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⑤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⑥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⑦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⑧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⑨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⑩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⑪ 《李鸿章奏为李鸿章勇当以贵戒备，不可稍有疏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8页。

要是为了镇压海盗或巡逻沿海而建造的，完全不能抵挡在近距内施放的强烈火力。”<sup>①</sup>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何容易？唯有一“静以待之”的战术。正如法方自己承认的那样：“静以待之”的战术，在双方舰队相峙不下时，对我们不利。但是，中国水师完全可以利用有利的战位，将法国舰队赶出去。因为，在马尾港停泊的双方兵船都是船头系泊的，船身随着水流的方向转动，法船多数泊于下游，福建水师的船泊于上游，当退潮的时候，敌船头正对我船尾，即敌船最强部位对着我船最弱部位。可是，当涨潮的时候，福建水师的船头正对着法舰的船尾。在双方相距不过数百公尺的情况下，福建水师在战术位置上就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马尾江水潮涨潮落，双方相峙四十日，福建水师在清政府的“静以待之”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有利的战机都付诸东流，得来的是猝不及防的铺天盖地的炮火。因此，福建水师的静待，就意味着灭亡。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命令陆军“不可衅自我开”，又令水师“静以待之”，无异“显犹将与入斗而先自缚其手足”<sup>②</sup>，而“各口炮台因奉有不准先开炮之旨，守台将士见其兵轮出入，莫可如何。”<sup>③</sup>最后造成了福建水师被动挨打、一战即败的离奇战局。“一局得失，关系一省大局，即关系自强大局。”<sup>④</sup>清政府的“静以待之”使福建水师丧失了良好战机，这是导致马江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敌人的炮声中，在福建水师的船舰随“浓重的白色烟云”飞起的时候，那些自欺欺人的“期于有成必胜”的大言<sup>⑤</sup>，岂不成了清政府绝妙的自我嘲讽吗？

## 二、将帅“实不知兵”，丧失了战争的指挥权

法国远东舰队闯入马江，其目的就是要袭击福建水师，控制福州，“自取押款”。当清政府拒绝付给法国巨额赔款时，茹费理立即下令进攻福建水师，1884年8月20日他在给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的训令中气势汹汹地说：“你应立即攻击的命令传达孤拔提督，不必再等待中国政府的回答了。”<sup>⑥</sup>清政府虽想抗争，抵制法国咄咄进攻，却不把抵抗法国侵略者的希望和重任寄托于主战派和人民身上，而是倚重于早就在军事上避战，政治上妥协的主和派身上，寄托于那“开府有年，何竟一无备御”的“一督一抚、一船政大臣”身上<sup>⑦</sup>，又特简李鸿章

① 闽海关税务司法来格报告，《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212页。  
② 翰林院侍读龙湛霖请一力备战以振国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2页。  
③ 福州将军穆图善等来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37页，《中国回潮史研究》：第5卷第1期。  
④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第549页。  
⑤ 翰林院侍读龙湛霖请一力备战以振国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92页。  
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融等奏洋情匪测恭筹办法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43页。  
⑦ 军机处电寄各省将军督抚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16页。  
⑧ 法国黄皮书：茹费理致巴德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252页。  
⑨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轶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15页。

的亲信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主持福建方面的军事。清政府任命这些“实不知兵”的昏庸的官僚为独当一面的将帅，也注定了福建水师失败的命运。

马江之战爆发在中法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海防忧虑重重，督促备战的谕旨不断下达。以左宗棠、曾纪泽等为代表的主战派关切着海疆的巩固，担忧着民族的危亡。慷慨悲壮的抗法呼声，法国侵略者的狡诈蛮横，也逼使清廷下谕：“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sup>①</sup>其中曾纪泽表现突出。曾纪泽原是清驻法公使。自从中法交战以来，就在外交上多次同法国侵略者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曾纪泽痛感中华的危难“实出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否则，“若为彼所慑，遽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sup>②</sup>

但是，主战派的意见和请求只是激起了朝野谴责法国的一片声浪，真正能维护海疆的主战派将领并没有被派往海疆，一切军事上、外交上的重任仍委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那么这个被清政府视为谋国之臣的李鸿章在中法海战的关键时刻，施展了哪些举足轻重的大政方策呢？马江之战前，中法交涉日趋紧张，而李鸿章却凭着他的实力地位，软言于交外的论坛上，屈服于法侵略者的铁舰洋炮下。他竭力促使清政府召回驻法公使曾纪泽。曾纪泽折冲樽俎，“忠勤之志，强毅之力，名重海邦，为法夷所忌。”<sup>③</sup>他被调离驻法公使这一要职，实际上是李鸿章图谋进一步在外向法国屈膝求和，在内制止言战的论潮，从而顺利地走向卖国投降的谈判桌。

李鸿章对抵御法侵略者入侵我海疆，早就丧失信心，他曾畏敌如虎地说：“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sup>④</sup>所以他坚持“断不可轻于言战”<sup>⑤</sup>，以“力持议和”“力保和局”的主张影响清政府的路线，致使敌人在马江之战开炮之前敢口出狂言：“我们有理由希望他们不至于比从前大胆。提督又可以估计到，他们对他们所引起的惊惧，将使他们不敢妄动。”<sup>⑥</sup>8月，法已通知中方定期开仗，敌人把炮弹已推上了膛，可是李鸿章还电告统辖福建水师的船政大臣何如璋“和议大有进步”。<sup>⑦</sup>李鸿章投下的“定心丸”，几乎解除了福建水师的战斗思想准备。

但国防危机以来，张佩纶被派往福州主持闽防事务，以钦差特使的身份，集大权于一身，凌驾于督抚将军之上，时“闽督何璟，自以书生不谙兵事，屡请解职，朝令杨昌浚代之。旋命大学士左宗棠督闽师。皆未至，军事皆主于佩纶。佩纶实不知兵，而意气极盛，总督何璟、巡张兆栋皆曲事之。”<sup>⑧</sup>他实际上是马江战役全局的主要指挥者。七月中旬，孤拔率舰队闯入马江。马江是我内河，本当阻止法舰大队深入，张佩纶也看出法舰“陆续驶入闽口”是“包藏祸心”。但是李鸿章早就主张避战求和，又“屡戒佩纶勿轻启衅”<sup>⑨</sup>，所以张佩纶在国难当头的紧要关头，背弃了他早期“欲长治久安，非出于一战不可；欲出于一战，非操万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二）总一七六六页。

② 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中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第263页。

③ 《江南道监察御史屠仁守覆陈会议法越事直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345页。

④ 《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158页。

⑤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遵旨妥筹边计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257页。

⑥ 罗亚尔《中法海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第549页。

⑦ 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32页。

⑧⑨ 罗惇胤《中法兵事本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一）第18页。

全之胜算不可”<sup>①</sup>的抗法言论，而“狃于鸿章之议，谓和约旦夕成，戒军士勿妄战，听法船入闽口。”及法舰大队进入马江，又措置乖谬，铸成败局。首先，他既不积极备战，却散布虚妄的和平幻想，好象法国和中国“是处于和平状态”一样<sup>②</sup>，身为指挥福建水师的全权大臣，“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sup>③</sup>其次，因为马江罗星塔附近江面的宽度不到一千公尺，所以中法舰队相距仅数百公尺。而张佩纶明知和法舰同泊于马江的中国舰队所处的险境，却拒绝了各轮船管驾关于福建水师舰只应同法舰拉开距离的正确建议。其三，张佩纶压制福建水师官兵抗法激情，对官兵的请战大泼冷水，把水师的命运和海疆的安危视同儿戏，“而且直到八月十九日为止，没有一个中国官吏曾经在什么时候体会到他的国家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sup>④</sup>对于马江之战中的福建水师的败亡，张佩纶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是无可置疑的。

除张佩纶之外，船政大臣何如璋，闽浙总督何璟都是些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昏朽官僚。何如璋自法舰入闽后，“则日事宴饮，擅作威福，对于目前敌患，绝不预防”<sup>⑤</sup>，当法舰派人递交战书到何如璋手中时，何如璋还恐妨碍和议，便对全军严守战情，秘而不发，以至不准各军舰发给子弹，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张佩纶、何如璋、何璟等竟谓：“我国军舰今日未备完妥，不能开战，须请其改至明日。”<sup>⑥</sup>这真是国际战史上少有的笑话。当时“据旅寓西人言云：‘船政大臣何如璋、海防事宜大臣张佩纶均无战志，偶有问之者，则答以和局之成已近。独水师诸将意气颇壮，皆有灭此朝食之志，联名上书，请张大臣亲驾军舰，指挥全军。张氏含糊答应，托故不许。’又云：‘闽督何璟严飭部下炮台守将，必待法人挑战，始准应击，不宜由我启衅。’盖由李鸿章电咨该督及大臣戒轻举，是中国主战党，莫不切齿怒发于何、李等云”<sup>⑦</sup>。清政府选中这班庸碌之辈独当一方战局，岂能“振军威而顾大局”，怎可敌御贪婪、凶悍的法国侵略者。范文澜同志以沉痛的笔触写道：“福建水师阵亡将士七百六十人，他们在投降主义者统率下，就是这样败死了。”<sup>⑧</sup>

### 三、弃险阻而不用，丧失了战争的制江权

当法国舰队进入我国海域的时候，是一种远离本土的孤军深入的冒险行动。而福建水师则深藏于山高水深的马尾港内，背靠祖国大陆，以逸待劳，凭险狙击，在地利上占优势。“闽港自口外至省垣二百余里，层峦复嶂，暗礁跑沙，有山皆石，天险著名。”<sup>⑨</sup>马尾港由于距海口较远，又多天然屏障，山头炮台林立，特别是长门、金牌、南北岸、闽安镇、田螺湾及马尾、罗星塔，为闽江重重门户，长门以外有壶江、川石、烫斗、五虎等岛扼峙海口，“福州形势完固，实甲东南各省。”<sup>⑩</sup>清政府如能加强海口及两岸的战备，甚或效林则徐封锁珠江口抵抗英国故事，封江堵口，法国舰队势难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的。因此，指挥沿海沿江的炮台，迎头痛击来犯的敌舰，不特可以遏止敌人的攻势，抑且有效地保护了港内

① 张佩纶《涧于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第347页。

②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94—395页。

③ 罗惇庵：《中法产事本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一）19页。

⑤⑥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第131、132页。

⑦ 罗蚩：《马尾江观战记》，《中法战争文学集》第104页。

⑧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33页。

⑨ 《福州将军穆图善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611页。

⑩ 《闽浙总督杨昌浚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六）第147页。

的福建水师。如果清朝的水师和岸炮能协同作战，不能说稳操胜券，至少不会败得那样惨重。

老谋深算的孤拔完全意识到闽江关山难渡的风险，狡猾地利用清政府举棋未定的契机，以“游历”的名义陆续驶进闽江口。与此同时，驻福州领事对张佩纶进行外交讹诈：“今日有两兵轮进口，未经决裂，拦阻即背条约。”<sup>①</sup>而清政府则令张佩纶向法领事苦苦哀求，“告以中、法并未失和，彼此均各谨守条约，切勿生衅；该国兵轮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sup>②</sup>这就造成了“照约未便阻其入口”，“阻之则先启弊端，听之则坐失重险”<sup>③</sup>进退维谷的局面。法国侵略者正是利用清政府害怕被指责为“背约”的心理状态，把一艘一艘的兵舰开进了马尾港，使清政府经营多年的福建闽江天险化为乌有。福州将军穆图善见此情形报告清政府说：“法首举动日肆，意揣必至决裂。闽失势在不能先封口，又不能先发。法铁舰守口一艘，兵船入长门十艘，环马江者六。”<sup>④</sup>中国内江外海的有利地形，完全被法国舰队占尽，福建水师却在法国舰队的炮口之下，完全丧失了战争的制江权。

诚然，这时清政府如下决心“塞河先发”<sup>⑤</sup>，“争先下手”<sup>⑥</sup>，关起门来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即或失败，未尝不可给法国舰队似重创。但是，清政府害怕事态扩大，下令“彼若不动，我已不发”，而李鸿章则致电总理衙门，提出“以柔克刚”的妙计：“若与法人接仗，即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船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毕仍必原物交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必难复兴，此以柔制刚之妙算<sup>⑦</sup>。”同时急急惶惶地打电报给张佩纶说：“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sup>⑧</sup>唯恐动着洋大人一根毫毛。而况，闽江海防炮台大都是固定炮位，炮口一律朝外。所以，法舰深入马江腹地以后，炮台对阻击敌人和整个海战，都不能起任何作用。耗资巨万的炮台设施，在海疆危机的时刻，只能掩口熄火，坐以待毙。而侵略者则窥伺到中国炮台只能控制台前河道，而对来自上游的船舰则无威胁的弱点，把兵舰开到中国炮台的后面，使不能转动的炮台失去了威力。当法国舰队残暴凶狠地击沉福建水师、轰毁马尾船政局后，又从闽江上游下驶，对沿江两岸的众多炮台，进行摧毁性的炮击，由于这些炮台的炮口朝外，对从背后袭来的出口法舰，不能进行还击，任凭敌舰狂轰乱炸。这些炮台除长门炮台因驻军顽强固守幸存下来外，全部被摧毁，有些大炮则被登陆敌军虏去。至8月30日，法国舰队全部出口，以胜利者的姿态扬长而去。

由于清政府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使法国侵略者的突然袭击福建水师的阴谋得逞。而对日益高涨起来的人民抗战浪潮，则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自毁了抵御外国侵略者的铜墙铁壁。在马江战役爆发前夕，法人闯入马尾，已使福建“居民震动”，群情激愤，抗战的声浪极为高昂。军民都自发行动起来，磨刀擦枪，随时准备和胆敢登陆骚乱的入侵者决一死战。据记载，当时福州卫兵“忽闻腥毡之气犯我闽疆，为保护城池计，立传全城铜、铁、裁缝各匠，在保福局日夜赶制枪枝、子弹、旗帜、号衣及各种军器等。”<sup>⑨</sup>沿江各乡人民还自行巡逻，严防敌人窜犯陆地两岸。不仅如此，福州人民还极为关心政府的战时政策和态度。战事爆发之前，

①⑥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14、439页。

② 《军机处电寄穆图善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14页。

③ 《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侍讲学士张佩纶等奏法船入口窥伺现筹省防布置情形折》，《中法战争》（五）第489页。

④ 《福州将军穆图善来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50页。

⑤ 《军机处电寄何如璋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70页。

⑦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三，第9页。

⑧ 李鸿章：《急寄福州张会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第186页。

⑨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第129页。

一次英领事曾到督署，就引起了“全城舆论哗然”。沿江人民对封疆大吏是否和“洋人”穿通一气，密切关注。曾“麇集数千平民，拥至督署前，势甚凶猛，意欲拆辕门，擒英领，英领闻风，改换本地服式，由督署后侧门遁去。”<sup>①</sup>

为顿促清政府采取强硬主战的方针，沿江尚干等乡的群众万民上书何璟，请求参战，建议派他们潜水破敌舰，甚至表示“要是官兵不愿抵抗，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下来”<sup>②</sup>。当时有一位武探花林培基，还代表各乡人民献计谋，准备用木筏和麻绳钩投到敌船上去，使敌船的车叶子受绊，然后越缠越紧，敌船可被困住，这是一个很出色的妙计，但是却遭到了何璟之流的斥责和拒绝。

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阶级矛盾虽暂时处在从属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清政府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对人民大众是不可能信任的。军机处当时就曾传下谕旨：“法舰久泊闽口，我军与之相持，总以镇静为主。惟恐居民与各国商民疑惧生事”，“并传集绅士剴切晓谕，勿滋事端。”<sup>③</sup>这就清楚表明，清政府对侵略者的咄咄进逼，一再表示“镇静”，而对爱国群众的反侵略活动则无情加以压制。自称是“一介书生，未娴军旅”的何璟，对福州人民的请战更是凶相毕露：“刁民们敢于滋事，定杀无赦”<sup>④</sup>，足见他们对人民力量的忌恨更甚于侵略者。对于这些仇视人民、自毁长城的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指望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反侵略战争中打胜仗的。这是马江之战为我们留下的不可忘记的历史教训。

#### 《啼笑姻缘》摄片案

一九三一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了《啼笑姻缘》电影摄制权，由《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改编为电影剧本，胡蝶领衔主演，准备拍摄。不料，与明星公司有宿怨的大华电影社顾无为跳出来捣乱，他先弄到了内政部注册的剧本摄制权，随即用高薪贿赂，从明星公司“挖角”。明星公司原准备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饰演关秀姑的夏佩珍等都动摇了。大华电影社还无中生有地对不为利欲所动的蝴蝶造谣污蔑，大泼脏水。并且抢先拍成了片子。在电影放映过程中，有人出于义愤，在戏院中放了定时炸弹，大华电影社的演出不得不中途散场。一九三二年六月，明星公司拍摄的《啼笑姻缘》第一集在上海南京大戏院上映了。这是我国第一部分彩色影片，它溶合了彩色、黑白、有声、无声于一炉，别开生面。由张石川导演，蝴蝶饰沈凤喜，郑小秋饰樊家树。上映时，受到观众空前的欢迎。

大华电影社的顾无为不甘心失败，他打通关节弄到了一张法院的处分去作梗，明星公司被迫交了三万元罚款才继续放映。后来明星公司请了章士钊做法律顾问，从中进行调停，双方才取得和解。

明星公司的《啼笑姻缘》共拍了六集，每集分大小本。其中有六本无声黑白片，两本彩色片，两本有声片，每集自成段落，和现在的系列片有些相似之处。以后，《啼笑姻缘》又几经拍摄。一九四五年由李丽华、孙敏主演。一九六五年香港张瑛，梅绮又主演了电视剧。一九六五年香港电懋公司改名为《京华烟云》，邵氏又改名为《故都春梦》，还有广东粤语片。上座率始终很高。（晓薇）

①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二）第129页。

②④ 《尚干乡万人请战》，引见《福建日报》1961年5月21日。

③ 《军机处电寄穆善图等谕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五）第469页。